

老
村
著

LIAO REN

嫪人

嫪

《骚土》续篇

作家出版社



I247.5
215



* T 0 1 8 3 3 7 *



嫖

嫖

老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嫖人/老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1

ISBN 7-5063-1279-4

I. 嫖…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649 号

嫖 人

作者: 老 村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2 千

印张: 13.25 插页: 2

印数: 10101—20200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279-4/I·1267

定价: 19.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一

我写小说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年来，在我心底的深处一直存在着有别于当今所有文学著述之外的另一群人，另一些故事，以及不大相同的生存真实。

挂在博物馆里的是历史，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历史，伟人的故事是历史，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历史。然我觉得，还有一种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历史，即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生存、悲喜、情欲、怨愤、隐忍、歌乐……如此等等，像默默流走的黄河，渐渐消失的森林，平淡而广阔，细碎而繁杂，无知无觉，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一颦一笑之间，随风飘逝。

我以为，这种转瞬即逝的历史，也是一种伟大的历史。

小说的发展，应该一代比一代更真实。

二

小说家的责任是，给时代提供更真实更完美更活泼的话语方式。

小说家激活一个遗忘在历史和生活角落里的具有现实生命活力的字、词，不亚于化学家发现一种新的元素。激活或发现

一种话语方式，相当于开发出一块新生的陆地。一个不懂得话语方式的民族，犹如不懂得烹调。所幸我们的民族非常会烹调。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学系统和话语方式。我们的小说，尤其是我们先人的煌煌经典，如果非要和世界文学做狭义的类比的话，很早以前，就达到了世界已有的诸多高度。从巴尔扎克到马尔克斯，我们都曾有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名字是笑笑生和蒲松龄。

世纪之初，在列强的枪炮下，我们曾经迷惘。世纪之末，我们有了枪炮，不再迷惘。尽管我们仍需吸取西方艺术与科学的精华，但我们不忘坚守自己严正而飘逸的风骨。有人比喻我们的文明，犹如我们吃饭用的筷子，是人类头脑和手的简洁而美妙的结合。

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亦有如此的智慧。

三

我小说的观念来自土地。那土地，是陕西渭北黄土旱塬。我和我的父老们生活在其上，脚下踩着古老帝国的瓦砾，耳边鸣响着现代迪斯科音乐和古秦腔。在我们的口语里，仍然逸散着许多古字的音韵。我们使用的犁杖和居住的窑洞，千年未变。

因此，我对小说艺术有着这样的追求：它是古老的，它是现代的；它是乡野的，它是大众的；它是愚蠢的，它是文雅的；它是琐碎的，它是完整的；它是精微的，它是宏阔的；它是裸露的，它是玄远的，如此等等。总之，它是穿透的矛，它是抗拒的盾；它是繁复的根系，它是灵性的花朵，它是一种生

命与土地、个人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人谓之“天人合一”的叙述状态。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是话说的艺术。小说家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应该毫不动心地坚守自己的感觉。因此，我的愿望是，还小说以话说的职能，努力做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古典主义者。

目 录

第一章	踧踖叟开篇生新意	
	贺根斗梦里遇故人·····	(1)
第二章	侯长腿失足跌大祸	
	叶支书抬手起英豪·····	(11)
第三章	无赖子走大运意外登天	
	小奸妇遇人杰祸中得福·····	(21)
第四章	痴哑哑夜守亡魂	
	美猫娃独怜芳心·····	(35)
第五章	仇外济出狱显把式	
	贺根斗枕畔得良策·····	(44)
第六章	烂孩妻火中救宝书	
	苦命女新婚遇恶犬·····	(51)
第七章	杨文彰雪夜访贤能	
	叶支书老来坠风流·····	(59)
第八章	马烂孩误抓双奸	
	仇外济独钟一枝·····	(71)
第九章	刘江河恶风遇半仙	
	庞二臭良宵见佳人·····	(77)

第 十 章	季书记微服访故地 郭大害托梦诉苦情 (88)
第十一章	刘武成传闻说天塌 容大义假意论古经 (99)
第十二章	杨孝元兜售万用灵丹 季书记传达九字真经 (109)
第十三章	仇外济血染黄大氅 田有子恶言伤弟兄 (118)
第十四章	贺根斗招纳女将 王兆斌捉奸见鬼 (128)
第十五章	王朝奉吃屎山神庙 杨孝元遗臭老鼠沟 (138)
第十六章	仇外济宴请乡党 痴哑哑异地受辱 (149)
第十七章	吕作臣牧羊论大岳 庞二臭游龙坐火山 (160)
第十八章	刘黑女冒雨单行走北舍 疯江河夜点双灯通阎罗 (170)
第十九章	季县委扶救孤寡 叶支书怒叱王骡 (182)
第二十章	美猫娃冷面拒歪鸡 刘黑女热肠慰莽汉 (196)

第二十一章	有头案做了无头案 生人日竟成死人日 (207)
第二十二章	无赖子鬼魂访故旧 薄命人一梦走黄泉 (217)
第二十三章	四堵墙内红袖添香 桃花树下亲娘教子 (228)
第二十四章	仇外济一马踏平川 刘黑女梦雨浇狂心 (238)
第二十五章	杨孝元巧舌说秘方 刘四贵蓄意显手段 (248)
第二十六章	猾巧人交易干血 老古董盛言文章 (258)
第二十七章	没妈娃天地哀怜 古道人岁月怀心 (264)
第二十八章	王发民一语恼支书 杨老汉虔心调大憨 (274)
第二十九章	刘黑女夜浴洗残红 容大义蛮力断布衣 (284)
第三十章	墙外汉恶语咒坤明 知底人苦口劝外济 (292)
第三十一章	穆中仁作威鄙闾村 刘黑女押回南罗城 (301)

第三十二章	赶大集百姓遭殃 钻山凹根斗遇怪 (310)
第三十三章	调妻子南罗城恶徒使刁 打社火鄢固村好汉扬威 (317)
第三十四章	李建有奔随杨发梅 吕作臣劝慰老寿星 (326)
第三十五章	杨孝元巧言说撇脱 老惜惶厉色斗亲孙 (335)
第三十六章	刘武成漫话过日子 鄢固叟演说人间世 (343)
第三十七章	美猫娃失意尧廓街 刘黑女遗魂南罗城 (355)
第三十八章	刘黑女发送回鄢固 仇外济无奈在他乡 (373)
第三十九章	血汉子鬼域试真金 多情女空穴呈风流 (383)
第四十章	但闻雄鸡唱天白 一缕香魂到逝川 (393)
第四十一章	一声雷天地皆哭 万言书江河作结 (405)

第一章

鄢亩叟开篇生新意 贺根斗梦里遇故人

看这世事，量他岁数，一声长叹喟如山；面上苍凉道未，凭谁问，狗娘养的月亮。王八堆里，俯就门下，且屈愤十二似江；不道村家无情，雨过也，披发跋走塔乡。

此诗与《骚土》开篇那个段子同是一个意思，说的是那特殊的年月，鄢亩村的一个特殊人物的别样的心绪。此人生得缦头低额，猴头獐脑。身量不属矮矬，却也是个地溜；骨相粗看不俗，细详竟也庸常；自道赢人的一对灼灼星眼平添几分贼气，喟叹风情的一撮山羊胡儿出却数枝荒蛮；总之，是处于猿人与今人的似与不似之间，排撒没个顺眼的地方供人细看。心

肠道是不错，活得也算耿直，打骂谤说，敢作敢为。因此倒是不被常人低看。只是老无正性，通势没个做叔的样子，终日间提着棋兜悠山逛海，排村子寻人下棋。碰着那槐下有拨琴弄弦的，撮合也来两句。或竟是在照壁下撅着屁股，和那些吃屎的娃娃斗蛐蛐。人但言及不是，他咧嘴一笑，两眼眯缝一骨朵儿，全不往心里去，似乎生就便是个郎当闲散的人物。农活也做，只是到了那不得已的时候，才往地头戳捣那一两下子，乔装百势给人取笑。自倒以为满脑的聪明本事，看着周围世事，常是愤愤不平，一张嘴便是喷粪撂土，让听话的人不受。及到老年，那方圆几十里的棋也都下了过来，没有对头奉陪；嗓子也见天的嘶哑了，开口便失板滑辄叫嚣不得。这没奈何，仗着落了个心境平和处世恬淡，一日间忽发奇想，乐呵呵地洗笔研墨，开始写那古体的诗文和嘹口的秦腔逗着顽耍。过不久竟集一册，取名《当醒不醒集》。他自知当不了如今那排排场场的作家，更不敢说是换金兑银，只图打发老汉这往后的日子。陌路的生人或上头的干部来村查看，每见这老汉在村子里摇摇摆摆落落拓拓的样子，甚为古怪，都少不得问这老汉是谁。是谁？说出来一个闲人，鄙固老叟是也。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却说那《骚土》出版之后，只一个“骚”字，引来不少猜疑。这一日，著者不知何故又开笔写下了书名《僚人》二字。写罢之后，自己先不觉一惊，心想，这方言土语，岂不又叫那贤雅人士贞淑女子看了见怪？如何是好？奈何“僚”的字意，古已有之。《诗经·月出》一篇有诗曰：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忧受兮。劳心慙兮。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此诗看似难懂，其实一言蔽之，竟是月下思恋美人之意。古字文里“僚”“恹”“僚”通用，大致是指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和风流倜傥的男人，他们那灵巧的风月儿，情色儿，以及让人思念不够的模样儿。这字的意思如今已经被大多数人忘却，而在陕西关中一带才能找到它的证据。考证起来，陕人说的“僚货”、“僚人”，便是它的来源。

著者写作《僚人》，说的是陕西渭北地方的一个小村落，里面的几个凡人等罢了。故事虽说也含怨蓄忿，沾血带泪，但终归是乡间之人。他们经历的大不过是那种生儿育女种田吃粮的零碎小事。这零碎儿，用人家堂而皇之的一等题字总觉不妥，少不得拣了为贤人不提的边角字眼来充数。只是说来羞愧，著者也是因《骚土》那极其正派的名谓被人粗率地误解给弄怕了，这篇目点睛二字不能不让著者思虑有日；忧心者三者四。

一日推窗望月，只见银轮满挂遍地铺白。无知无觉之间竟自走出院落，到了村东的土岭之上。眼见前面坡下一条明光的小路，恍恍惚惚一个影子，像是走来一人。一面吃惊一面细看，原来是开篇说的那鄙固老叟。老汉不知何处走来，猜想是归村的意思，不期在此相遇。

老汉抬头见是著者本人，嘿嘿一笑道：“你鬼鬼子，深更半夜不去睡觉，一个人到这辽地里观什么风赏什么月啊？”著者没及答话，倒是突然想到，常闻这老汉是个能人，何不趁此机会求教于他？于是著者忙不及地拽了老汉，土岭上坐了，也不罗唆，直言相告：“老伯你先缓走，这里有一个字文求教。”老汉道：“是何字文，竟至于如此作难？”著者道：“是这，学

生近来写了一篇小文，只因名目不妥苦恼不已。”老汉问：“你取何名目？”著者道：“学生取的《嫖人》二字。”老汉听罢，不觉一怔。待著者将二字一颗一颗地说清楚了，方才豁然大悟，瞪眼一看著者，竖了姆指大声赞道：“却好却好！‘嫖人’的意思通俗易懂。这意思粗看似俗细玩通雅，包风占月文野兼用，指的是凡常人等，又有些意外之意，妙极妙极！”著者闻言不觉怦然，长叹一声，说道：“唉，老伯，你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老汉诧异，因问：“这是为何道理？”著者道：“老伯你且不知，前多时学生所作的《骚土》那篇文章，只因取一‘骚’字，竟被许多善男信女误解，遭人谩骂。”

老汉诧异道：“不会吧。在我看来，你虽然为人多少有些迂弱，但毕竟是个明理之人。那种为人不齿的下流文字，打死你你也不会去做。你《骚土》一书，我也粗略看过，通篇不是没有宣扬道德促人向上的意思，写得也不尽是闲情野趣，因何为当今士人不容？”著者叫道：“谁说不是！”老汉又道：“或许是当今士人大都生计繁忙，但拿得一篇文章上手，又难得经心品味，只是走马观花，取一些泛泛的意思罢了。你取的那一枚‘骚’字，古来便有许多出处，本用不着解释。至不行大诗人屈夫子的《离骚》矗在那里，还要如何！不过，老汉却也纳闷，如今有的学问家看汉字不去询典问祖，行径却是类同粗婆莽汉，专在下流之处琢磨，你说怪也不怪？”

一闻此语，著者心下大畅，不觉间泪下如雨，叫道：“老伯所言极是！”老汉见著者认同，也欢喜道：“嘿，常言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且不要在意。你今天提到的‘嫖人’二字尽可使用。多年以前，老汉我竟不知在哪卷书里还见过它呢。这字文古来便有，也不只在咱陕西流传。你呢，也不必再往荒唐处想象。嫖人者，大千世界万万百姓，此同日月经天江

河行地，堂堂正正为何不用？”

著者不禁大喜，叫道：“好了好了，这便好了。”欢喜间与老汉月下告辞。回到家中，欣然命笔。《嫖人》开篇，便说是渭北旱塬的杳见地方鄠岗村里，郭大害被毙，一晃又过了十年光景。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上，贺根斗从梦中一觉醒来，只觉腮帮子十二分的疼痛。你道为何？

原来这贼人做下一个怪梦。梦里只试着天色恍恍惚惚，与一班不相识的人物住在一家骡马客店。这客店修得也甚稀奇，四面一律是洞穴般的土窑，众人游走在里头，直像是返古的猿猴活动。大伙儿说总是饿得头晕眼花，来往是啥也都是为了糊嘴。说来像是黄昏时分，贺根斗扒住窗子正朝院外观看，却看见大车门外踢哩嗵隆跑进一匹枣红大马。骑马那人呜呼喊叫着跳下了马，眼瞪眼朝他奔来，说时迟那时快，窑门外头一头栽倒。贺根斗一看，这不是昔日赌场上的老联手齐老黑吗？嘿，如此慌张倒为何事？一想情况不对，连忙趿鞋下炕，出窑门搀扶，嘴上也说：“兄弟甬急，有啥话咱俩人到屋里细说。”齐老黑气喘不匀拉丝带线地说道：“贺大主任，贺大主任，有、有眉目了！”

贺根斗心下稀奇，忙问他：“兄弟兄弟，你倒说是啥事？”这老黑窑门墩子上坐，挽袖抻胳膊地说将起来，只听他道：“贺大主任，甬嫌兄弟我说话难听。”贺根斗连声道：“那是那是，三朝的皇帝一朝的穷汉，论咋也不敢嫌你的是？不妨不妨！”齐老黑一听这话，一拍腿面，说道：“嘿，话既然撂到这我便要言喘了！我说啊，你是官做大了咋的，尻门大的将心漏了！这多年来你一直是八八八九九九揽住筐箩数核桃地叮嘱我，要我替你留心察访黄龙乃棒槌，说乃棒槌在牌桌上如何耍弄机巧，搞得你家破人亡。你立定主意，今生今世定要报此血

海深仇。兄弟我费尽千辛万苦，为你是明察暗访。这不，刚摸着门隙了，而你一转眼不记事了。看，兄弟伸手一把灰，弄球了个啥嘛？”

贺根斗一听这话，勾起许多往事，当即眼雨出来，抬起腕子擦过，说道：“你，你说的这叫啥话嘛！我这些日子带领社员又是学文件又是念材料，忙得像总理。不说是日理万机却也常是有黑没明拾不起裤裆。自打去年春上入了党，再看没有清闲的时候。村中闲人这寻恁找万事央求，盘婆娘嫁女子煨鸡娃点豆腐，无不得一一经手。你说咱做为一个党员却咋就这忙呢？嘿，做了党员就这！千人千口，无不是等你伸手，决定吃喝二字。你以为党员好当？不好当哩！不过，即是千忙万忙，你说这事我哪敢贸然遗忘！多年来我睡实合后你试看，一只眼窝睁着瞅哩！乃是啥？乃是我父子几代的仇人！敢说是忘上一刻，把你老哥的贺字颠倒过来写上。嗟，老哥我不说二话，随你！”

老黑一听这话，立起来道：“那咱二人快走，操心乃贼颠了。”说着拉马过来，搀他上马。贺根斗也不谦让，一跷腿跨了上去。齐老黑牵好了，随之出了骡马大店。

这时天色说不上黑也说不上明，看样只是一条白花花的马路摆在眼前。再看齐老黑牵着牲口，头顶风尘脚踩烫土弓脖仰面只顾赶路，倒也是难得的忠实。看着看着，只见老黑脚板之下踏起的烫土转瞬化作了一片云团，随之两人和马一起都飘将起来。眼底下的马路村野和山包一齐伏倒，说时迟那时快，可没咋的便到了黄龙的街面，紧随着便听着自家的马蹄声得得地响了起来。

贺根斗俯身下去，问老黑道：“再咋？”老黑道：“过这条街朝东一拐往西一摸，前面一个胡同，出了胡同再往西一拐往

东一摸，过一架小桥，转过一家场院，朝前走顺着渠沿一排柳树直走到头，看见一家门楼，这家东边有一条朝山里去的土路，绕着上山，行四五里，看见山腰几棵摩天的柏树，走过去，立树根底下往北一看，面前的空场对岸有几户草搭的坐北向南的房屋，中间那道篱笆墙上安着荆条编的院门，推开门，吆喝着进且就是了。”贺根斗听得糊涂，也不愿深究，瞪着眼由他带着前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齐老黑喊叫着说：“到了！”

贺根斗睁眼一看，果然是参天的松柏平广的场院，俨然一座坟场。场院四围贴满大幅标语。贺根斗正眼一看：嘿，这还了得，尽是些争吃要喝的反标！大树底下立着许多头扎羊肚毛巾手持抄子的兵丁，看是一伙不明身份的农民武装。一班贼人见贺根斗的马立住，便一窝蜂地扑了上来，不分清红皂白，拽住他的腿子抡下马来。

贺根斗一面挣扎着立起，一面问齐老黑道：“老黑兄弟，这是啥事？”老黑立在人群里头只笑不答应。贺根斗思谋道：“妈日的，今个叫这贼给出卖了！”想到这，只恨不能伸巴掌打老黑那贼。张口欲骂，却被众人推推搡搡地押到大庙里头，随即便有人喊叫着要他跪下。他居然硬死不跪，像是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好汉。此时只听大堂上一声吆喝，“贺大编啊贺大编，没想到你老贼倒也有了今天！”

贺根斗一惊，抬头看去，只见虎皮椅子上端坐一条大汉。此人身着披褂头顶盔甲，相貌甚是英武。再一端详，周围的布置陈设却咋一律眼熟，像是在哪见过。歪住头细一想，嘿，可没咋竟到了威虎厅上！这装扮座山雕的不是大害是谁？这叫啥事？大害不也是死了多年，今番咋又出来生事？

贺根斗怯了三分，低头嚼着嘴唇犯疑，只想是招也不招。